

新侍衛官雜記

林彪秘書回憶

聞風 著



像許多歷史事件一樣，人們只見到後來才漸漸了解到它的面目。

也許若干年後，我們的子孫後代將對這一切難以置信，但不幸的是，它確實是發生在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實。我們每一個人都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

一切都是絢麗的令人目眩的口號下開始的，一切都披上了合法的堂哉皇哉的外衣……

一、赴任——惴惴不安的林彪秘書

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。

他，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，這個早上。

這位三十多歲的軍人隨着大串連的紅衛兵步出檢票口。他個頭不高，皮膚黝黑，方型的臉龐兒，架着一副棕色的寬邊眼鏡，顯得文質彬彬。

不知是激動，還是拘謹？他站住了。

神聖的、陌生的、沸騰的、火爆的北京，一下子湧到了他的眼前：

高高的鐘樓。寬闊的廣場。紅彤彤的語錄牌。五顏六色的傳單、標語。

不是幻覺吧？他狠命地搖了搖頭。

他叫何一偉，原是S省軍區組織處副處長。現作為林彪的秘書候選人，奉命進京報到。

昨天——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，他在火車上聽到毛主席檢閱百萬革命小將的消息；而今，他卻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首都文化大革命的氣氛。

一輛輛掛着「造反有理」標語的公共汽車急駛而過。一隊隊，一行行，身穿黃軍裝的中學生們，雄

趑趄、氣昂昂地喊道：「要革命，你就站過來！要是不革命，就滾他媽的蛋！」那臂膀上的「紅衛兵」袖章，倒是異常的鮮明、醒目……

何一偉被這種轟轟烈烈的氣勢包圍着、感染着、衝撞着——北京是神聖的！

國防部——中國的最高軍事機關。遠遠望去，門旁站立的兩位佩戴執勤袖章的衛兵，宛如兩根凝固的石柱。一種莊嚴肅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他走進接待室。

一位中年軍人迎了出來：「啊，何一偉同志，你看，真對不起。」他滿臉歉意，主動伸出手臂。

好面熟呀，何一偉略一思忖，馬上認出對方是軍委警衛處的宋處長。

宋處長帶着鼻音很重的山東口音，很宏亮地說：「剛才派去接你的車，鬧了點誤會，跑兩岔了。嘿，熱壞了吧，北京可比不上你們東北涼快呀！」他很熱情地把何一偉領到休息室。

「沒關係！沒關係！」何一偉解開了被汗水浸濕的軍衣。

「先休息一下，洗個澡，睡一覺。下午我陪你去林總辦公室報到。」

「林總辦公室，在哪兒呀？」何一偉止不住自己的好奇心。

「喔，在毛家灣，西城區，離這兒不太遠，十多分鐘的路吧。不過，咱們先到人民大會堂，林副主席和葉主任暫時住在那裏。好了，你休息吧，工作的事不用忙，到時候，會有人安排的。」

宋處長意味深長地笑了笑。

一個月前，在S省軍區的招待所裏，何一偉奉命向一位上級機關的領導同志匯報民兵工作。說是匯報，實際上東拉西扯，對方什麼都問。臨分別，那領導才悄悄地透露了一句：「我姓宋，在軍委做警衛工作。」

蹊蹺。「警衛」——「民兵」？風馬牛不相及嘛！

他就是眼前的宋處長。

隨後，機關裏風言風語，傳說何一偉要上調高升了，鬧得他惶亂不安。

私下裏，他曾向首長詢問過：「瀋陽軍區組織部要調我去嗎？」

「喔，不是瀋陽的問題嘍。」老首長笑了笑，卻又滴水不漏。

「是總政調我？」

「也不是總政的問題嘍。」

何一偉沒有再問下去，還有比總政還大的機關嗎？也許是給軍委首長或哪位老帥當秘書？他胡亂猜測着，卻又猜不出個所以然。

幾天之後，幹部處長風風火火地找到了何一偉：「喂！軍區幹部部電話通知，決定調你去林總辦公室當秘書……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他嚇了一跳。不能相信，也不敢相信。「讓我給誰當秘書？林彪！天哪，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？」

「什麼開玩笑，真的！北京催得緊，今天下午四點有趙快車，你先去瀋陽軍區辦手續，明天就到北

京報到。」

是驚？是喜？容不得何一偉多考慮了，匆匆趕回家。妻子也像他一樣驚住了，而後高興得合不攏嘴，望着丈夫，只是樂。

何一偉簡單收拾了一下行裝，登程了。送行的人可真不少，去了六七輛汽車。這當然要算是省軍區的一樁大事。人們無不欣羨地說他前途無量。

前途無量嗎？是的，何一偉趕到瀋陽，軍區曾副司令員接見他時，也是這樣說。他不知道，這次調動的最後決定，是由林彪作出的。

「給林總當秘書，願意嗎？」坐在何一偉對面沙發上的曾副司令員，臉上露着長輩對晚輩慈祥的笑容，語調平緩地問道。

「願意！」何一偉點點頭。

「有什麼想法嗎？」

「我怕幹不好！」

「噢，那沒關係，慢慢會適應的。」曾副司令呷了一口茶，「戰爭年代，我跟林總打過交道，沒有什麼好怕的，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嘛。長征時，我在他手下當過作戰參謀，算是他的老部下。這次，林總來大連避暑，我去看望他。葉羣，喔，就是林總的愛人，「林辦」主任，託我在東北部隊中物色一名講文件的秘書。我不好推辭，可給「林辦」選秘書，真比選狀元還難哪！既然你被選中了，那是件很光榮的事嘛。哈哈，很幸運的嘍！」

「首長，我知道了。」

「年輕人，好好幹吧，祝你一帆風順！在林總身邊工作，就等於在毛主席身邊工作嘛！」
興奮、欣喜、慶幸，他形容不出來自己的心情。然而，惶惑、茫然、惴惴不安，他是確實地感覺到了。

電報大樓……新華門……依次從咖啡色的窗紗前掠過，汽車緩緩地停在人民大會堂的北門。

何一偉緊隨着宋處長，踏上花崗岩的階梯。

他們通過層層警衛，逕直向裏走。宋處長不時地向衛兵、工作人員點頭致意，顯然他是這裏的常客了。

何一偉放慢腳步，細細地領略着大廳裏的風采。雕花的天棚，精美的吊燈。淺黃色的大理石泛着光澤，顯露出自然的水綫波紋。腳下柔軟華貴的地毯，鋪成長長的甬道，向前延伸着。

一陣陣沁人心脾的涼意，帶着淡淡的玫瑰花的馨香，迎面襲來，使人宛如置身在微風瑟瑟的秋季。這是「空調」吧，可它安在哪兒呢？

「喂，老何，請這邊走。」前面帶路的宋處長停住了，何一偉快走兩步，跟了上去。

宋處長輕輕推開一扇雕刻着花紋的紫檀色大門。室內一片漆黑，軟綿綿的地毯將雜音都吸攏了去，靜悄悄的。

宋處長在黑暗中消失了。何一偉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，努力辨認着方位。奇怪，大白天的爲啥搞得這樣黑呢？少許，眼睛適應了室內的幽暗，依稀可見右側不遠處有道沒關嚴的門，一縷微弱的光線投印

在牆壁上。聽着竊竊私語聲，他看到沙發上坐着幾個人，有穿軍裝的，有穿便衣的。他們向何一偉投來好奇的目光。宋處長把何一偉介紹給大家，然後問道：「首長和主任起牀了嗎？」

「可能快了。」一個人說。

從那扇透着光線的門，走出一個人來，依然看不清面孔。

「來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他是『林辦』秘書兼支部書記孫志民同志。」

黑暗中，何一偉的手被緊緊地握住。

「歡迎你來這裏工作。」

「好啦，你們談吧，我的任務算完成了。」宋處長顯得很輕鬆。「何秘書，回頭見，我會常來的。」他們把宋處長送出走廊過廳。

這裏，陽光燦燦分外敞亮。何一偉認識了孫志民。孫志民剃着小平頭，穿着綠軍褲，半袖的白襯衫。鼻樑挺直，嘴角有些上翹，笑時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。渾身透着軍人的陽剛之氣，看不出是位耍筆杆兒的秘書。

「這裏真大呀！」

「來過大會堂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抽空，我陪你轉轉。首長住在附近的浙江廳，剛才那個大廳叫西大廳。有光亮的地方，是咱們秘書的臨時辦公室，旁邊有個會客廳，再隔壁才是葉主任休息的地方。」

「首長長期住在這裏嗎？」何一偉問。

「是來避暑的，因為毛家灣沒有空調。開完八屆十一中全會，主席和總理也搬進了大會堂。主席住湖南廳一一八號，總理住東大廳南側的一個房間。」

「『林辦』秘書多嗎？」何一偉問。

「不多，有六個，兩人在外地搞四清。現在人手緊，這下，把我這個支部書記也調來上陣，毛家灣那一攤子還沒人管呢。」

孫志民陪着何一偉回到了西大廳。他說話速度很快，這怕是長期給林彪當秘書練就的吧。

「其實，主任早就嚷着人手不夠，可選一個好秘書很難呀。」

「我知道，曾副司令員對我講過，能選到『林辦』工作，很不容易。」

「可不，都是主任親自制定的。什麼十七級以下的北方人，要年輕的，口音正的，不皺眉頭的，不多嘴多舌的。還有一條，在北京高級幹部中沒有熟人關係……，夠上條件的，不說鳳毛麟角，也寥寥無幾了。你能被選上，確實不簡單啦！」孫志民小聲地又補了一句：「你的個頭兒也起了關鍵的作用！」

「什麼？個頭兒？」

孫志民忽然站立起來，翹起手指放到嘴邊。「喔，首長過來了……」

朦朧的大廳一角，不曉得從什麼地方閃出一個身影，不緊不慢地向着葉主任那間透着微亮的臥室踱去。

何一偉屏息舉目地朝那方向翹望着，可看不清楚。

他，大概就是林彪吧！

大廳內騷動了起來，像萬籟俱寂的松林，剎時被一陣風掀動了。工作人員出出進進，呈現一派繁忙景象，說話聲、電鈴聲、咳嗽聲交織在一起。頭上的吊燈、壁燈驟然齊放，柔和的燈光照射着簡潔而優雅的陳設。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廳，面積不亞於一個籃球場地。兩架高大的屏風佇立在門的前端。屏風上，一個綉着孔雀展翅的圖案；一個是放大的毛主席手迹——《滿江紅》。大廳兩邊的整面牆壁，均被墨綠色的金絲絨帷幕遮掩住了。葉羣的休息室、小會客室及秘書的臨時辦公室就隱匿其後。

這時，那帷幕微微地抖動了一下，走出了身着銀灰色便裝的林彪，光禿禿的頭頂很是醒目。他慢條斯理地向前踱去，目不斜視，好像這裏的一切都不屑一顧似的。

何一偉凝神觀望着舉世矚目的大人物，漸漸地消失在大廳的另一端。

忽然，身旁的同志小聲耳語：「葉羣來了！」

孫志民陪着一位矮胖的女人，從帷幕後走出來。

人們立刻站起。何一偉有些緊張，儘管來者只是首長的夫人，可心裏還是砰砰地跳個不停。

葉羣一步步地臨近了，臉上沒有一絲笑容。她身着一套淺灰色毛料的小翻領西裝，半高跟皮鞋。體態豐腴，眼睛不很大，單眼皮，眉毛略微向下傾斜，臉上淡淡地施了一層脂粉，看上去，白得不太自然。一個年近半百的女人，用得着這番修飾嗎？

她睥睨地打量着何一偉，目光冷冰冰的，這越發使他窘迫無措了。聽罷孫志民的介紹，葉羣唯一的表示是稍稍抬了一下手臂。

出於起碼的禮節，何一偉以爲葉主任要與他握手，連忙伸過胳膊。可對方抬起的手臂，悠然越過頭頂，輕輕地撫摸起頭髮來了。何一偉好不尷尬，滿臉緋紅。他哪裏知道，葉羣從不與外人握手，除非情況特殊，或與大人物見面。即便是握了，也要用酒精消毒。

葉羣轉過身，吩咐道：「孫秘書，你把這裏的情況向新同志介紹一下。」

「我已經介紹一些了。」

「那好，這裏就不用你了。你抽空回毛家灣一趟，把各房間看一看，牆上掛的山水畫都拿下來，換上毛主席語錄。」

「首長房間的也摘下來嗎？」

「摘！」葉羣乾脆地說道：「不管首長的，還是我的，一律摘下來。首長號召紅衛兵破四舊，我們哪裏還能掛這些東西呢？叫總理和『中央文革』的同志看了多不好。不過，那些山水畫都是稀世珍品，首長和我都很喜歡，摘下後要好好保管，不要弄壞了。」

葉羣一邊說，一邊走進臨時的辦公室，秘書們尾隨其後。

這間房子很寬敞，中間放一張大寫字枱，上邊擺着三架電話機，離寫字枱不遠，臨時添置了兩張三層辦公桌。負責給林彪講文件的田良秘書，站在堆得滿滿的桌子旁。他的左邊是兩張單人牀。另一側，擺放着沙發。

「田秘書，我給你找來一位幫手。」葉羣指點何一偉，「你的任務是幫助老田看文件，先熟悉一下，不用着急，駕輕就熟要有個過程。老田哪，你抽時間給他介紹一下，讓他知道怎樣看文件，怎樣講

文件。」

「是！」田良點點頭。

葉羣個子頗矮，頂多不過一米五十五。她在講話時，誰都不曾坐下。何一偉猛然發現，秘書們的個頭兒都與她不相上下，怪不得孫志民剛才說起身高一事，這豈不有點武大郎開店的味道嗎？

二、初見林彪

年輕的女服務員推着送飯的小車走了過來。大家這才意識到黃昏已近，該吃晚飯了，紛紛站起來。

大會堂的廚房設在地下室。每日三餐，服務員通過東大廳北側的電梯，把裝在保溫箱裏的飯菜，直接送到主席、林彪及總理的房間。

晚飯後，孫志民匆匆趕回毛家灣，奉命去摘那些不甚「革命」的山水畫。何一偉安排好住處，又回到辦公室。

「老何，來！這邊坐，」整理文件的田良熱情地召喚着。

田良原是空軍的一位處長，河北人，三十七、八歲，皮膚白皙，寬闊的前額微微突起。神情專注的時候，眉頭總習慣地緊蹙着，舒展開來，留在眉宇間是一道很深的印痕。他一九六四年底調來「林辦」當秘書，在工作人員中，很有威信，業務強，處理事情從容不迫，有板有眼。可誰知，就因為他愛皺眉毛的習慣，竟改變了他日後的命運。

「這都是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。」田良朝桌上努了努嘴。

「喲！這麼多？」何一偉瞥了一眼堆積如山的文件，「老田，真夠你噲呀！」

「夠噲也沒辦法，這不，你來得正好，幫了我大忙啦！」

「我可不行！我這個腦瓜挺笨的。」

「看你說的，太謙虛了。」

這些文件來自各省、自治區、軍委、中聯部、外交部、情報部、新華社內參、「中央文革」快報、簡報、要報、中央內部傳閱件……內容大部分是反映「文化大革命」的，全部標有「絕密」的字樣。

「『林辦』每天要收到上百份文件，我們都得過目，多則二、三十萬字，少則一、二十萬字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文件中的關鍵問題，概括出來，每天用一小時時間，講給首長聽。」

「一小時？一小時能講多少呢？」

「講多少算多少，挑重要的講。」田良掰着手指說：「比如，全黨、全軍、全國的事，就比局部的要重要；新的趨勢，新的苗頭，就比一般動向重要。」

「喔！學問還挺大的。」

「可不，這工作不但重要，而且擔風險，」田秘書說到這兒略微遲疑了一下，「不是我嚇唬你，葉主任就這樣說，『文件是你們講的，圈是你們劃的，到時候出了問題，首長一問三不知，你們可要負責任』！」

何一偉一驚，脊樑骨冒出一股涼氣，囁嚅地問：「首長他，他自己不看文件嗎？」

「不看。」

「『圈』也不畫？」

「不畫，一般的都由秘書代勞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首長身體不太好，每天聽兩次文件都覺得很吃力，其實時間並不長，不過半小時，這已經很不容易了，要是在過去……」田良欲言又止。

「從報紙上看，首長的身體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慢慢你就會知道了。」

這一夜，何一偉沒有睡好，陌生而新奇的環境，工作上的種種壓力，使他精神亢奮，在牀上輾轉反側。

一連兩天，何一偉陷落進浩瀚的文件堆裏，舊的尚未看完，新的又一批批送到了。一目十行，瀏覽着題目，看過一遍，記不住多少，翻過來再看一遍……

「田秘書，何一偉在幹什麼呢？」

「正在看文件，主任有事嗎？」

「你帶他去見首長，首長要聽他講文件。」葉羣吩咐道。

田良回到辦公室一說，何一偉立刻慌了手腳，連聲音都有些顫抖了：「老田，我一點準備都沒有，怎麼行呢？」

田良安慰他說：「首長可能只想見見你。你不要緊張，我幫你找兩份好講的文件，準備準備，臨陣磨槍，不快也光。」

「就講這個。」田良麻利地從文件堆裏抽出兩份，「不太長，是外電反映首長『八·一八』活動，他肯定感興趣。」

田良有意說得很輕鬆，可何一偉還是不能平靜下來。

「講文件也有竅門，你注意到沒有？文件前面有幾句導語，記住，再加上幾個例子觀點，但不要分析，首長不願聽你分析，更不能照本宣科地唸，你一讀一唸，首長就緊張，一緊張就出汗，那你就幹到頭了！」

「出汗？誰不出汗？」

「在毛家灣，若引得林彪出汗，其嚴重性不亞於一場政治事故。」田良邊說邊帶着何一偉向浙江廳走去。

「你見了林彪，別叫『副主席』什麼的。」臨上場前，老田又叮囑道。看得出，他是多麼希望何一偉，能順利闖過這道難關。

「那稱呼什麼？」

「叫首長，或叫一〇一。」

「一〇一，什麼意思？」

「首長在解放東北時的代號，四野的人都這麼稱呼，習慣了。葉羣叫首長『育容』，那是他的字

號；葉羣原名叫「宜敬」，你記着點，別鬧出岔子。」

田良拍拍何一偉的肩膀：「看你天庭方圓，雙耳垂肩，福相也。上場吧。」

早飯後，林彪背着手，若有所思地漫步在幽暗的浙江廳。

這間正方形的大廳，所有的裝飾和陳設無不展示着濃郁的地方特色。杭州產的淺綠色地毯，宛如西子湖蕩漾的微波浮動在腳邊。沙發是綠色的錦緞，隱隱地織出了翠綠的園林，連垂落的帷幕也泛着綠色的光澤。

林彪的臥室隱沒在綠茵之中。

厚厚的金絲絨帷幕遮住了室外的光線，隔開了喧鬧的世界，寂寂無聲。林彪怕光，宮燈式的水晶玻璃吊燈從未亮過。不論白天、黑夜，幾盞微弱的壁燈，使遠近的一切都蒙上一層神秘、空幻的色調。

偌大的方廳裏，投印在地上的那孤零的身影，緩緩地移動着。

據說，平型關戰役後，林彪到蘇聯養傷，由於用礦泉水洗澡，引起硫磺中毒。回國時，醫生說他患的是「神經性毛孔擴張症」。也許，這病真的帶有一種「神經性」，不然，他站在天安門城樓，長時間地檢閱文化革命大軍，又如何能神采奕奕呢？

門開了。

「一〇一，休息得怎麼樣啊？」葉羣拖着軟綿綿的京腔問候道。

林彪吃過早飯，已快一個小時了。在他用餐時和飯後半小時內，不和任何人講話，也不能聽文件，